

叶竞群 著

# 辛亥风云纪实



学苑出版社

# 辛亥风云记实

叶竞群著

学苑出版社

## 辛亥风云纪实

---

著 者：叶竞群

责任编辑：甄国亮

封面设计：陈 浙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6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 11 号

印 刷：中央团校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4.75

印 数：00001—500

版 次：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

ISBN 7-5077-0376-2/K·4

定 价：11.50

---

学苑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 前 言

公元 1911 年 10 月 10 日深夜，中国腹地的古老城市——武昌城爆发出一阵枪声，革命党人发动了武装起义，占领了武昌城，满清政府的两湖总督瑞澂，仓皇出逃。影响所及，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满清王朝迅速崩溃。自此以后，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权制度不复存在，“皇帝”两字成了历史上的名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顶峰。

这段历史充满了惊心动魄和感人肺腑的情节，也出现了诡譎离奇的政治局面。

笔者幼居武汉，故老传说多有所闻。近年翻阅历史档案，更对这段历史故事有所了解，深感武汉发生的这场革命，从始到终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事例。为此，不揣浅陋，爰笔成书，向读者介绍这些鲜为人知的历史，也是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剖视。辛亥革命已经 80 周年了，特奉献此书作为对那些有名的及无名的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们的一个小小的纪念。

为便于读者阅读，本书采取了小说体裁，但书中所述主要情节都符合历史，未敢妄撰，人物心理描写，也都揣情度理，未敢妄加夸大。书中叙述的革命英雄其实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并无传奇色彩，因为历史本来就是普通人民所创造的。本书可作小说看，也可作为历史读。但不管怎样，若在读完本书之后，对推翻满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辛亥革命深远的历史意义有新的理解和认识，这将是作者最大的心愿了。作者能力有限，错误难免，尚希有识之士不吝指正。

# 目 录

|                     |        |
|---------------------|--------|
| 前 言 .....           |        |
| 第一章 总督衙门里的阴谋.....   | ( 1 )  |
| 第二章 风度楼会议 .....     | ( 19 ) |
| 第三章 联合革命 .....      | ( 47 ) |
| 第四章 铁路风潮 .....      | ( 74 ) |
| 第五章 彭刘杨三烈士 .....    | ( 94 ) |
| 第六章 震撼王朝的枪声.....    | (116)  |
| 第七章 谋略处专政.....      | (140)  |
| 第八章 阳夏之战 (一) .....  | (182)  |
| 第九章 阳夏之战 (二) .....  | (222)  |
| 第十章 阳夏之战 (三) .....  | (242)  |
| 第十一章 坚守危城.....      | (274)  |
| 第十二章 开国大典.....      | (307)  |
| 第十三章 桃偶登场.....      | (333)  |
| 第十四章 共和国立 革命军消..... | (372)  |
| 第十五章 议会政治.....      | (399)  |
| 第十六章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 (418)  |

## 第一章 总督衙门<sup>(注1)</sup>里的阴谋

这是辛亥革命的前一年——公元 1901 年，也就是清王朝宣统二年庚戌暮秋的一个傍晚。

耸立在长江边的武昌城墙，抹上了一层淡黄色的落日余晖，城头长满杂草，一群群乌鸦在寒风中抖擞，秋气萧索，充满了衰败的景象。远望汉口，挂着米字旗、太阳旗、三色旗、花旗（注2）的兵舰和商船，从江汉关到刘家庙，塞满了江边，船上的电灯亮了，泛出一片白光，刺得人头晕目眩。

一抬绿呢大轿在武昌汉阳门码头等候着。负责督办华洋交涉的汉黄道齐耀珊匆匆地从汉口赶到武昌，有紧急公事要向湖广总督瑞澂禀告。他怕从汉阳门进城，过长街人群拥挤，耽误时间，上轿时吩咐了一声：“走文昌门！”一群戈什（注3）簇拥着大轿，沿着江边绕过汉阳门、平湖门如飞似地跑起来。

靠城墙边乱七八糟地搭着许多茅草棚子，把宽敞的沿江大道几乎占去了三分之一。这是去年——也就是溥仪登基的宣统元年，两湖发大水，从四乡流落来武汉的灾民搭起的棚子。其中有些灾民陆陆续续回乡去了。但还剩下许多人在武汉呆了下来，他们承受不住乡下沉重的地租和各种捐税的剥削，在城市里打着各种各样的短工求活路。看着这抬绿呢大轿走这条偏僻的道路，茅棚子里的闲汉子不免有些好奇。他们不懂得做官的人忙些什么，呆呆地鹄立在路边观看。齐耀珊在轿子里不禁皱起了眉头，把脚顿了一下，说声：“快走！”就这样赶火似地跑着，当轿子到达总督衙门的东辕门时，天已煞黑，警卫森严的衙门里已经是灯火辉煌了。

齐耀珊没有直接上大厅去，先到签押房打听一下，看这时

召见是不是时候。瑞澂的心腹文案双寿正在签押房，抬头看见齐耀珊，知道他是为公事来的，赶忙打了个招呼，两个人咬了下耳朵，双寿就上大厅去了。

其实，湖广总督瑞澂这时并没有在大厅，而是在花厅里打麻将。藩台连甲、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铁忠、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陪着，总督太太则在旁边观战。瑞澂身着便服，满脸骄横之气，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双寿走上前去，轻声地说：“禀大人，汉黄道齐耀珊来了。”瑞澂没有理他，仍在聚精会神地打牌。张彪坐在瑞澂上手，眯着眼睛看了一下，顺手凑趣地打了张二万。瑞澂打了个哈哈，将牌倒下，说：“这一牌可要和满贯了。”张彪不无得意地表功说：“谁知道大帅要这张牌，早知道，我就不打它了。”瑞澂这才回头来问双寿：“刚才你说什么？”双寿又说是齐耀珊来了。瑞澂打着官腔说：“我这里正等着他回话哩，叫他进来。”

齐耀珊刚走进花厅，还没开口，瑞澂就大声地问：“案情查清楚了没有？”

“禀制台大人，查清楚了。”

原来这是一场为争路权引起的纠纷。清朝末年，为修粤汉、川汉铁路，开始清廷准由湖北、湖南、四川三省绅商集股兴办。宣统元年，上谕又改为官督商办，由清廷向英法等国借款修路，出卖主权，借此吞没商股，引起三省绅商学界的反对。湖北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在汉口四官殿召开大会，社会各阶层踊跃参加，群情激愤，要求收回权益，曾经一度形成声势颇大的铁路风潮。瑞澂对此事特别反感，认为：“太不象话了，朝廷里定下来的事情，你们还敢胡闹。”这场风潮已经过去半年多了，谁知前几天又为争路权的事闹到英租界去了。凭这些年的官场阅历，最怕在洋人手里栽跟头，所以命令齐耀珊赶紧去打听。

“大人，不是我们省的事，是湖南人在汉口闹事。湖南咨议

局为争路权派代表到北京请愿，立宪党有杨度赶到汉口来截住他们，不让他们去。这事被湖南会馆的几个学生知道了，到既济水电公司把杨度拉出来扭打。既济水电公司经理宋炜臣急了，打电话给英租界巡捕房把这一伙人都抓走了。”

“炜臣这个人也糊涂，为这点事打电话给英国巡捕房干嘛。给我们讲一讲，不是照样抓人吗。英国巡捕房后来怎么了？”

“禀大人，英国巡捕房问了案子，也就是打架闹事，关了几个钟头就放了。”

瑞澂松了口气，说：“洋人那里不出事就好。”又问：“我们湖北咨议局那些洋学堂出身的人卷进去了没有？汤化龙可是个好出风头的人哪。”

汤化龙是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有名的立宪党人，在铁路风潮中是个出头露面的人物，瑞澂老早就看他不顺眼了，因此有意地杀他一枪。

齐耀珊并不懂得瑞澂的心意，被问糊涂了，莫名其妙地回答说：

“是，是。”

藩台连甲一听齐耀珊回答走了样，就插嘴说：“制台，汤化龙最近好象老实些了，湖北争路权的风声已经小些了，他不至于插手到湖南人的事儿里去闹吧。”

“是，是，没听说他卷到这件事情里面来。”齐耀珊连忙改了口气。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连甲老兄，汤化龙的事还要麻烦你去查一查哩。”瑞澂不同意连甲的话。又问：“那些学生是哪个学堂的？把他们都开除，为首的要抓起来，洋学堂就是教不出好人来。”

“大人，他们穿件长衫，象是学生的样子，从英国巡捕房出来就散了。听说他们还到《商务报》去过，不知道是哪个学堂

的。又说是什么群治学社的，一时也查不清楚。”齐耀珊结结巴巴地说。

一听说群治学社，督练公所的军事参议官铁忠一下子触动了，说：“大帅，是有个群治学社。那不是甚么学堂，是个造反的团体。今年四五月间，有一伙歹徒偷运军械，图谋造反，被调来镇压长沙抢米暴民的北军发觉了。我们跟踪缉拿，知道他们和三十二标的士兵黄申芑串通。当即派宪警到三十二标抓人，谁知走漏了风声，黄申芑逃跑了。这个黄申芑就是群治学社的（注4）。”

瑞澂一听，火气上来了。湖北新军是他当湖广总督的本钱。这些人造反竟造到他的心窝里来了，这还得了。

新军是清廷所谓新政的主要内容。甲午对日战争失败后，清廷决心实行新政，裁撤旧式使用戈矛土枪的绿营、防勇、组成按德国操法使用枪炮的新式军队，打着抵抗外国的旗号，实际用来作镇压人民的工具。在新军中，淘汰了目不识丁的老弱，招收了一批中下层青年知识分子和手工业工人当兵。军队素质的提高，容易接受新式训练，逐渐成为清廷的武装实力。但也容易接受新思潮，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最后竟成为埋葬满清王朝的掘墓人。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派铁良检阅新军，以湖北新军为最优，奏予嘉奖。又批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上奏，改湖北护军营、武建营为第八旗及第二十一混成协。保张彪为第八旗统制（镇相当于师，统制即师长），黎元洪升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混成协相当于独立旅，协统即旅长）。

瑞澂到湖北接任后，就靠着这一镇一协的新军来维护他的统治。去年两湖水灾，民心不稳，他害怕灾民暴动，派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四十一标（标相当于团）到沔阳、潜江、天门一带驻防镇慑。长沙饥民抢米暴乱，清廷也要他派湖北新军和北军一起去镇压。这是他颇值得骄傲的事情。现在听说军中有造反

的团体——群治学社，他感到十分恼火，声色俱厉地命令新军第八旗统制张彪说：“军中要严密搜检，出了问题要唯你是问的。造反造到老子这里来了，这还得了。”

这位丫姑爷出身的张彪（张之洞为了收买张彪，把贴身的丫环赐给他做老婆，因此被称为丫姑爷）点头哈腰地说：“是，是，要严密搜检。标下的这一镇，大帅只管放心，不会出问题。只是黎统领的那一部分，怎么搜检呢？”

瑞澂听得出来张彪的话中有话。虽然铁忠说的群治学社是在三十二标发现的，属于张彪的第八镇管，但他却满不在乎地打了包票，反过来，却把问题推到黎元洪身上。他这是摸透了瑞澂的心思才这样说的。瑞澂早就想把这两支新军牢固地抓在自己手里，这就与两支新军的头头有关系。这两个人都是前任总督张之洞一手提拔的，不是自己的心腹。张彪这个人还不错，一上来就对自己捧场，在军费上给自己弄了不少油水，这个人算是拉过来了。黎元洪老是叨念着他的张相爷，对自己不大贴心，老早就想把他撤掉，换上自己的心腹。

瑞澂有这种想法，也就体会到了张彪的意思。于是，哼了一声，口气缓和了些，对张彪说：“你跟张相爷多年，咱们也相处得好，信得过。你认真搜检就行了，这事可是马虎不得，不能出纰漏呵。”

他沉吟了一下，又说：“黎元洪嘛，只是北洋水师学堂肆业的，听他掌兵权怕不可靠。上次说，办个折子把他参掉，这件事办了没有？”

“办了，已经专程送到北京去了。禀大人，黎统领是北洋水师学堂毕业，不是肆业。”文案双寿知道瑞澂把肆业读成肄业，但也不好直说，只是暗中纠正一下。

“管他毕业还是肄业，洋学堂出来的都不是好东西。好吧，这样办吧，黎元洪的混成协，铁忠，你去查一下吧。还有那个《商务报》，总是标新立异，讥谤时政，借这个机会，把它也封

了，不许办。”

瑞澈手指脚划，借杀打杨度的这件小事，一石三鸟，既镇压革命派，又压迫立宪党人汤化龙，还要敲一敲统治阶级内部的黎元洪。连甲心里颇不以为然，但也不便再说什么。

话说到这里，算是完了。牌局继续下去。再打了两圈，瑞澈赢了不少钱，精神也感觉支持不住，站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大家识趣，牌局就散了。

九姨太太知道瑞澈的鸦片烟瘾发了，笑咪咪地走来说：“老爷，是在我的房里烧两口，还是在太太房里烧？”“就在你房里烧吧。”瑞澈边说边跨进九姨太太的房里，一下就倒在摆好烟盘子的床上。九姨太太熟练地就着烟灯团了个大泡子插在烟枪上，双手递了过来。瑞澈眯着眼睛呼哧呼哧的大抽起来。一连抽了三个大烟泡，这才伸手去摸茶壶，喝了一口，大发脾气：“怎么不热？”

九姨太太连忙爬下床，走出去喊：“春香，春香。端茶来。”

十七岁的丫环春香是去年发大水流落到武汉的灾民，用了五两银子买来的。才来时身个瘦小，经过一年的安定生活，身体发育，个子长高了。她用盘子端着盖碗茶走进来。瑞澈的烟瘾过足了，一阵阵女人的脂粉香气从床上朝他鼻子扑来，惹得他胡思乱想，一瞥眼看见春香鲜红的脸蛋，微凸的乳房，不禁想着“这孩子怎么一下子长大了。”想着想着，两支手竟向春香的怀里抓来。春香哪里见过这个阵势，一紧张手一松，茶碗甩到地下，咣啷一声，摔成了几瓣。

太太、九姨太太闻声赶来。瑞澈的色情镜头还没有消失，春香不知所措的样子，太太一看就明白了，劈头把春香骂了一顿。

“就是你们这些骚婊子勾引老爷，也不掂掂份量，你算什么东西，够资格上这个台面。还不给我滚出去。”春香这才醒悟过来，赶紧往外走。

太太又说：“你摔的茶碗还要别人给你收拾，一点调教都没有。”这些话都是指着九姨太太说的。九姨太太虽然年轻，会烧鸦片，挺得宠，但晓得斗不过太太。按瑞澂的话说，他和太太是患难夫妻。当年瑞澂还没发迹时，在上海拐骗珠宝犯案，公廨出票拘拿，还是太太棋高一着，趁着拘票还未出署，在家里做了手脚，夫妻双双溜了。后来在北京，又是靠着太太拉乾姐妹，拿拐骗来的珠宝送人，巴结上了戴振公爷的夫人，把自己的女儿送给振公爷的少爷，做了儿女亲家，这才一帆风顺，迭蒙拔擢，一直做到湖广总督。九姨太太知道这一段特殊历史，虽然憋了一肚子气，屁也不敢放一个，只好偷偷地溜出去了。

太太这才转过脸来，数说瑞澂：“老爷，不是我说你，半百的人了，还是这样老不正经。我知道九姨太太把春香要到他房里安的是什么心，他们是湖北同乡，勾结在一起狐媚，叫你落在他们的汤锅里。主子就是主子，奴才就是奴才。你不能把他们当人看哪。我们是满州正宗八旗，也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沾着大姑爷的光，我们还是皇亲国戚咧。”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瑞澂最重视主子的身份，更看重自己的正宗八旗的身份的。但有时也糊涂，振公爷不是自己的儿女亲家吗，但对振公爷他还是以奴才自居。他的概念是：凡是上司都是他的主子，凡是下属都是他的奴才，至于老百姓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时他也来不及想这么复杂的问题，顺着太太的话把问题又开说：

“你给振公爷送的东西打点得怎么样了？给大姑爷也要捎上一份。还有贝勒载洵，贝勒勒涛，不要看他们年轻，他们可是摄政王爷的亲弟弟，当今皇上的叔叔，送他们的礼品要丰盛些，人家可真是皇亲国戚哩。”

俩口子就这样一唱一和，总算把这场小风波圆了过去。

## 二

武昌城墙周长 3430 丈，东西 5 里，南北 6 里，城区略呈矩形。城门的蛇山与汉阳的龟山夹峙长江，蜿蜒武昌城中，自西至东长约 4 里，把武昌城分为南北两半，南边称为山前，北边称为山后。山前自南楼至望山门，长街直贯南北，是最繁华的商业区。总督衙门就设在望山门与文昌门之间，东辕门面临长街。此外，咨议局、银元局、善后局以及新军第八旗、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都设在山前。

山后比较冷清一些，除藩署外，设有一些道台衙门，还有一条候补街，是一些候补官员的住所。在这冷清僻静的地方，清王朝的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的衙门却设在这里。

柯逢时做过一任江西巡抚，卸任后花了几十万两银子，运动到这个肥缺。他是一个八面玲珑交接四方的老官僚。他的衙门虽然不如总督衙门威风，但是藩台、臬台、学台、咨议局的议长以及绅学军各界的头面人物无不与他来往，形成一个操纵时局的政治中心。湖北闹铁路风潮，成立湖北商办铁路股份公司，就推举他为名誉总理。他暗中操纵，形成铁路风潮中的和平派，主张“不如权借外债，审慎支用，”使得湖北的铁路风潮逐渐软化下来。

瑞澂在总督衙门指责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要藩台连甲清查汤化龙是否参与湖南学生殴打杨度的问题。连甲向柯逢时透露，柯逢时也就告诉了汤化龙。

“济武老弟，瑞老五大事糊涂，小事可不糊涂哩。你这个咨议局的招牌大了，说是民意机关，发些议论，要和制台衙门平起平坐。虽然是上谕恩准成立的，但是瑞老五的眼睛里能容得下这粒沙子吗？他不想办法找你的岔子才怪咧！”柯逢时捧着镶银的水烟袋，一边吸烟，一边毫不客气地以长辈的口吻教训汤化龙。

汤化龙是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癸卯科进士,当过刑部主事,后又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在清政府的立宪骗局中,他鼓吹君主立宪为当务之急,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后又被推为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主席,也算得是新潮流中的红人了。但是他心里有数,还是以晚辈身份经常来向老官僚柯逢时讨教。

听到瑞澂要查整他的消息,汤化龙感到有些委屈。这时,还是谦卑地说:“是的,晚生知道。可是瑞莘儒也太搞得驴头不对马嘴了。学生们的事我是一贯不沾边。那些革命党造反,我在日本读书时就不赞成。倒是那个杨度,我在炜臣那里见过,此人十分通达时局,我们倒很谈得来。”

“哦,你和赞成借洋债修铁路的杨度还谈得来?湖北铁路协会开会,你不是代表咨议局慷慨陈词,拒借洋款修路的吗!”柯逢时有心地深问了一句。

汤化龙感觉到柯逢时在嘲讽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哈哈一笑说:

“大人,拒借洋款修路,可是风头上的事情。当今潮流,绅商学界都出来反对。我们咨议局是民意机关,能不出面说话吗?其实,借不借洋债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要紧是早日实现立宪,改良政治,使我大清帝国臻于文明强国之列,才能避免黄巾闯贼之暴乱。近年灾祸频仍,人心不靖,乱党滋多,吾患祸事不在夷人,而在箫墙之内咧!”

柯逢时知道汤化龙爱耍贫嘴,贯弄聪明,不愿和他多作纠缠,凭着自己的世故阅历,给汤化龙另外指出一条明路说:

“好了,好了。你又抬出立宪的招牌来了。瑞老五对这个也不买帐哩。他是要把你和那些革命党搅在一起,叫你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我看你还是到宋炜臣那里去打点一下,瑞老五还是卖宋炜臣的帐的。”

柯逢时知道汤化龙和宋炜臣、刘歆生这些大老板关系密切,也想利用汤化龙把这些大老板抓在自己的手心里。

汤化龙听柯逢时把问题说透了，不由得暗中佩服，连忙说：“大人言之有理，我这就过江到炜臣那里去。”

汤化龙告辞了柯逢时，接着过江到汉口歆生路华胜呢绒军装皮件号二楼宋炜臣的交谊室来了。

这个交谊室陈设十分华丽，中西合璧的家俱，色彩协调舒适，有书房、吸烟（鸦片烟）室、卧房、客厅等等。打扮整齐的年青女招待在一旁侍候。这里既可以谈公事，也可以吸鸦片、吃花酒、打牌、赌博、嫖妓女是专门供招待官员之用。当年张之洞过江来，就曾在这里休息进膳。至于现任的文武官员瑞澂、连甲、铁忠、张彪、黎元洪等，宋炜臣也利用这个交谊室与他们联络，投其所好，凭借官势，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

汤化龙到华胜二楼的时候，汉口商界的两大巨头——宋炜臣和刘歆生正在一起议论借洋债修川汉、粤汉铁路的问题。

宋炜臣一见汤化龙就高兴地说：“济武，你来得正好。你是中过进士又喝过洋墨水的人，这借洋债修路的事，盛杏荪玩的是什么鬼花样，这个道理你参得出来吗？”

刘歆生接着说：“看起来这油水也不就怎么厚，九五回扣，几十万两银子，还有许多人分，盛杏荪这样大的老板，顶着全国舆论硬要借洋人的钱，划得来吗？”

说话间，女招待端来香喷喷的清茶，递来上等雪茄。汤化龙一边抽着雪茄，一边揣度着，不知道这两位大老板究竟闹的是什麼玄虚。只得淡淡地说：“这么热门货的问题，两位大老板又有兴趣了，想是又激发了五分钟的爱國热情。”

“哎，我们哪来闲功夫研究这门学问。商会明天要开会，我们是议董，扯起这个问题来，我们也得表个态呵。”宋炜臣蹙着眉头说。

“刚才歆生说的也有道理，盛杏荪身为大臣，怎么会只看到这区区回扣上来呢？我想也必是另有文章。”

汤化龙摇晃着脑袋想了一会儿，然后有板有眼地说：“从

大处讲，是朝廷有这个意思，但盛杏荪也不是没有自己的打算。我倒听到了一点消息。盛杏荪不是汉阳铁厂的大股东吗，那个厂目前摇摇欲坠，没有销路。听说借洋款的订约上，盛杏荪给洋人说好话，说明铁轨可由国内自行制造。这一来，他那个破厂不是起死回生了吗！”

刘歆生在湖北阳新炭山湾开的煤矿，因举借法国债款无力偿还而被吞没了，心里正不舒服。因此，听了这话，站起来，用戴着金戒指的手，用力把大腿一拍，气愤地说：“他娘的，他的生意好作，我们的生意可不好作咧。他这算什么好汉，外国人拿大头，他拿小头。不但是铁路的修筑权，今后连同铁路的控制权都该洋人管了。他这算是出卖得彻底了。”

汤化龙品了品香茶，看着刘歆生笑了笑说：“修路的商股，我们湖北认定的一千万两，收起来还不到一百六十万两，其中还有一半是官股顶着商股的名义。就是盛杏荪用官办的招牌把商股全部吞没了，你也吃不了大亏，你干急个什么事。你们的生意又不在修铁路上。炜臣的燮昌火柴厂，不是靠督署批准十年专利才发起来的，你经营地皮可欠五百万两，还不是瑞澂想办法帮你扛起来了。我看，你们还是摸摸政治行情好。只要把瑞澂、戴洋的毛摸顺了，你们的生意有得做哩！”

这一席话对了两位大老板的胃口。宋炜臣完全是靠打通官府门路发家。刘歆生虽然是买办出身，依靠洋行的财力支持，但也需要官府庇护。因此他们两人都捐了个二品顶戴，也算半个官场人物。但是他们只是依附于官家，没有人替他们说话，只要官场人物一翻脸，他们就没有辙了。瑞澂的顽固脾气特别使他们伤脑筋。因此，宋炜臣说：“是呀，瑞莘儒可没有四川护院王采臣和湖南巡抚杨文鼎开明，他们还俯听一点舆情，瑞莘儒可是一句也听不进去。”

“上次湖北铁路协会成立，我讲了几句话，他就训了我一顿，还给我戴了顶造反的帽子，真吓死人。”刘歆生也补充了一

句。

“要使朝廷俯听舆情，上下通气，唯一的办法就是实现君主立宪。至于路权问题，我们不能不适应潮流，说几句爱国的话。但也犯不着和朝廷顶着干。借洋款修路丧权辱国，这几年丧权辱国的事多着咧，天塌了，还有皇帝老子顶着。瑞澂狂悖，侮慢搢绅，确实不是个好东西，我正为这事找你们商量哩。”汤化龙想把这个问题收一下，好谈自己的事。

宋炜臣仍然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接着说：“可是商会里那些少壮派不依呀。特别是刘少舫那个广东帮的头面人物，生意做得不大，说话的口气倒是不小。好象朝廷里的事，他倒要当一半家。他们反对借洋债修路，说话可是有蛊惑力呀。”

“噯，管他呢。刘少舫也不是议董，只是个商团团员。你们不出头，轻描淡写的说几句，他们闹不起来。炜臣，这个问题不说了吧。我来是找你们有事的。”汤化龙接着把瑞澂为学生打杨度把他扯进去的事情说了一遍，对宋炜臣说：“你是当事人，可要当着瑞莘儒的面，把我的事说清楚，莫让我背黑锅呵！”

宋炜臣说：“这件事确实冤枉你了。瑞莘儒最近要用一笔款子给北京的振公爷送礼，他要找我的。我保证把你的事情向他讲清楚就是了。”

刘歆生关切地说：“济武，可不能大意呀。瑞莘儒怕是有意找你的岔子哩。我看，有机会你还是避一避风头的好。”

汤化龙说：“多谢老哥关照，兄弟也正有这个意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今年初要在北京开会，商议立宪的事情。我想先到上海去和张謇、汤寿潜商量一下，再到北京去参加。一来避避风头，二来也要看看全国的行情。”

宋炜臣、刘歆生齐声说：“好呀。你们下点力把国会搞起来，在朝廷里替我们说说话也好。”

汤化龙见他们都赞成，认为有机可乘，接着说：“只是盘缠上有点困难，各处衙门都得打点，真是没有办法。”